

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(图文版)

名家图说四大丫鬟

Mingjiatushuo Sidayahuan

■ 宋 淇等 著 王翠艳 选编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(图文版)

名家图说四大丫鬟

Mingjiatushuo Sidayahuan

■ 宋 淇等 著 王翠艳 选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家图说四大丫鬟 / 宋淇等著·王翠艳编. —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7.5

(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)

ISBN 978-7-5039-3142-0

I. 名… II. ①宋… ②王… III. 红楼梦—人物形象—文学研究

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42156号

名家图说四大丫鬟

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

著 者 宋淇等

编 者 王翠艳

图片提供 杜春耕等

责任编辑 陶玮

责任校对 李惠琴

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

版式设计 肖敏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

2007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20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 21.25

字 数 340千字

印 数 0001—5000册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142-0/I·1463

定 价 42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(本书部分作者联系方式不详,未能及时通知,烦请与出版社联系相关事宜)



解读《红楼梦》重在深入文本

(代序)

张庆善

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，在红学界曾围绕着“什么是红学”展开了一场讨论，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，怎么连“什么是红学”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？的确需要讨论，如果你对《红楼梦》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，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。

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》1982年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，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《什么是红学》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：

红学显然是关于《红楼梦》的学问，然而我说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问却不一定是红学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，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、方法、眼光、态度来研究《红楼梦》。如果研究《红楼梦》同研究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以及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小说全然一样，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。比如说，某个人物性格如何、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、语言怎样、

形象怎样，等等，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。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。可是，在我看来，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。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。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，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《红楼梦》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，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。

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？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、研究《石头记》版本、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（探佚）、研究脂砚斋，“只此四大支，够得上真正的红学”（《石头记探佚》序）。他在《红学辨义》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，他说：“红学的真正的‘本体’是什么？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，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，就是‘本事’。”“讨寻本事的学问，才是红学的本义，才是红学的‘正宗’。”由此看来，在周汝昌先生那里，不仅研究《红楼梦》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，就是版本研究、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，至少算不上红学的“正宗”，只有讨寻《红楼梦》的“本事”才是红学的“本义”“正宗”。

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，他在《文艺报》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《也谈什么是红学》的文章，明确指出：“红学有它的特殊性，但是，不能以此来否定对《红楼梦》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。”“把《红楼梦》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，道理上是讲不通的。《红楼梦》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，相反，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，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《红楼梦》本身的研究。”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《文艺报》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《我看红学》一文，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，指出：“红学，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问，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，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，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‘不一定’是甲骨学，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‘不一定’是敦煌学，尽管甲骨文、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、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。”赵齐平还认为《红楼梦》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，而是“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，或者说不不断扩大包围圈”，倒是涉及“红学向何处去”的值得忧虑的问题。

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，但影响比较大。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



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，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，在今天的《红楼梦》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。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“红学”这个词的定义，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《红楼梦》、如何研究《红楼梦》、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、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，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、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。

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，红学竟不包括研究《红楼梦》本身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毫无疑问，红学作为一门学问，不能缺少对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，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。自新红学产生以来，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、脂评、版本的考证研究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，没有这些研究成果，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《红楼梦》有更深入的认识。然而研究作者、家世、脂评是为了什么，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、更深入地认识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吗？如果曹雪芹不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，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？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《红楼梦》，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？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《红楼梦》文本本身。我们研究《红楼梦》产生的时代背景、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，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，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《红楼梦》的思想艺术价值，更深入地认识《红楼梦》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，这才是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根本目的。

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“本体”，就是为了“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”，这里我们不禁要问，周先生到底认为《红楼梦》是“小说”还是“写的谁家的事”？如果认为《红楼梦》是小说，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，是需要虚构的，“谁家的事”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。如果说《红楼梦》就是“写的谁家的事”，那么它就不是小说，而是“自传”或是“谁家的事”的实录。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“自传说”的，所谓“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”的说法，不过是他坚持“自传说”的另一种表述。“自传说”是胡适提出的，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，有过重要的贡献，他对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、对《红楼梦》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，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，这是不可否认。但他的“自传说”却是错误的。周汝昌先生则是把“自传说”发挥到了极致，形成了他的“新自叙说”。不过胡适的“自传说”与周汝昌的“新自叙说”是有所区别的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？

就在于胡适是“小心”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,而周汝昌先生则是“虚构”曹家的史料;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,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。正如应必诚教授在《周汝昌先生“新自叙说”反思》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:“按‘新自叙说’的理解,就是要探索‘假’所掩盖的‘真事’,他们所谓的‘真事’,就是依据虚构的‘北京曹家复兴’和‘月喻太子’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,并到《红楼梦》中去一一坐实。”(《红楼梦学刊》2006年第3辑)又说:“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,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传,因其牵强附会,常常感到不可思议,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‘新自叙说’的特点。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‘新自叙说’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,‘新自叙说’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”。联想到这些年来《红楼梦》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,从“太极红楼”到刘心武的“秦学”,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,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。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,刘心武的“秦学”把一部伟大的《红楼梦》解读成低俗不堪的“官闱秘事”,这样的“讨寻”《红楼梦》“本事”,简直是对《红楼梦》的玷污,这样的红学“正宗”,对广大读者认识《红楼梦》有害无益。

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,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《红楼梦》,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《红楼梦》,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,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,深入《红楼梦》文本,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。解读《红楼梦》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,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《红楼梦》。当然,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、家世研究、版本研究、脂批研究不重要。

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,出版了不少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好书,如“名家解读《红楼梦》”系列丛书,先后出版了冯其庸、李希凡、周绍良、周策纵、蔡义江、刘世德、林冠夫、胡文彬、吕启祥、邓云乡、白盾、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,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,这次又推出“名家图说红楼人物”丛书。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,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《红楼梦》是有帮助的。

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

【目 录】

卷一 晴雯 风流灵巧招人怨

在大观园里，晴雯是公认的最俏丽的丫头，也是曹雪芹所塑造的奴婢群体中最少奴颜媚骨、最不乖觉或说最不守本分的女奴。但在贾宝玉心目中，她却是怡红院中最可信赖的“第一等人”……

“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”

——论晴雯……………李希凡 李 萌 /2

晴雯形象探微 ……………周五纯 /28

多情公子痴情丫鬟的恋情悲剧

——宝玉与晴雯感情关系及其悲剧成因新探 …李庆信 /46

晴雯之死 ……………王昆仑 /67

晴雯夭风流 ……………宋 淇 /84

卷二 袭人 枉自温柔和顺

她对她们吟诗、赏雪、斗草、簪花，毫无兴趣。凡是宝玉越高兴，她就越担心；宝玉越和黛玉、湘云或别的女孩子亲近欢乐，她就越紧张。她辛辛苦苦、寻寻觅觅、提心吊胆、日夜不遑，只是为了想替主子们来防范控制宝玉，使他不要驶出常轨，惹出祸乱。

- 袭 人 宋 淇 / 100
- 袭 人 聂绀弩 / 114
- 花袭人论 王昆仑 / 122
- 梨花妙舌惯将迎
——花袭人之“袭” 胡文彬 / 132
- “情切切良宵花解语”
——析花袭人的“枉自温柔和顺” 李希凡 李 萌 / 136
- 花袭人辨 白 盾 / 147
- 论花袭人性格 吴 颖 / 166
- 论袭人形象的矛盾 胡文炜 / 190
- 袭人的双重人格角色与道德准则 李庆信 / 198

卷三 平儿 俏也不争春

过于软弱无能，不配做王熙凤的心腹助手；精明强干了，一天也容她不下。如果平儿是紫鹃那样温和淳厚的好人，在那样一个精强狠辣的主子脚下，简直不能活下去。如果把她写成袭人一流，工于心计，善于逢迎，必至于主仆同恶相济，结成奸党，虽也有这一类的一事实，但不免陷于一般庸俗小说的窠臼。

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

——平儿的地位和作用 王朝闻 /214

在“贾琏之俗”、“凤姐之威”中行走

——论平儿 李希凡 李 萌 /231

平儿与凤姐 舒 芜 /244

平儿与小红 王昆仑 /261

身居权要 心存淳厚

——平儿平议 吕启祥 /270

俏也不争春

——平儿之“俏” 胡文彬 /275

卷四 紫鹃 啼尽春风不忍飞

每当我们想起多愁善感的林黛玉，脑海中便会浮现“凤尾森森，龙吟细细”的潇湘馆，想到那里的翠竹、鹦哥，还有那潇湘馆的守护神——紫鹃。或许可以说，薄命的林黛玉在感情上是很富有的：她拥有着贾宝玉生死相随的爱情，还拥有着紫鹃患难与共、亲如姐妹的忠实的主仆之情。

“一片真心为姑娘”

——论紫鹃李希凡 李 萌 /282

啼尽春风不忍飞

——紫鹃之“慧”胡文彬 /298

紫鹃与红娘比较谈王颖卓 /302

紫鹃的性格及命运刘召明 /316

论紫鹃

——《红楼梦》人物论之一邹文生 /325

卷一 晴雯 风流灵巧招人怨

在大观园里，晴雯是公认的最俏丽的丫头，也是曹雪芹所塑造的奴婢群体中最少奴颜媚骨、最不乖觉或说最不守本分的女奴。但在贾宝玉心目中，她却是怡红院中最可信赖的“第一等人”……

“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”

——论晴雯

李希凡 李萌

在《红楼梦》第5回太虚幻境的“金陵十二钗又副册”的簿册中，晴雯位居首页，排在花袭人之前。那“满纸乌云浊雾”，象征着她的青春与灵秀被黑暗势力所吞噬的悲惨命运；其判词“霁月难逢，彩云易散。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，风流灵巧招人怨。寿夭多因毁谤生，多情公子空牵念”，则写尽了她“红颜薄命”的悲剧人生。

在大观园里，晴雯是公认的最俏丽的丫头，也是曹雪芹所塑造的奴婢群体中最少奴颜媚骨、最不乖觉或说最不守本分的女奴。但在贾宝玉心目中，她却是怡红院中最可信赖的“第一等人”。晴雯的屈枉被逐与惨死，是宝玉心中难以释怀的伤痛，为哀悼她而作的《芙蓉诔》，则寄托着贾宝玉对她的深深的哀思与赞美，更抒发着对摧毁这一美丽生命的横暴之手的愤慨和谴责。

“风流灵巧招人怨”

“俏丫头”晴雯，并非荣府家奴的家生子，只是一个身世无考的孤苦的





奴下奴。小说在晴雯被逐后有一段关于她来历的补写：

……这晴雯当日系赖大家用银子买的，那时晴雯才得十岁，尚未留头。因常跟赖嬷嬷进来，贾母见他生得伶俐标致，十分喜爱。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使唤，后来所以到了宝玉房里。这晴雯进来时，也不记得家乡父母，只知有个姑舅哥哥，专能庖宰，也沦落在外，故又求了赖家的收买进来吃工食。赖家的见晴雯虽到贾母跟前，千伶百俐，嘴尖性大，



晴雯补裘 烟画

却倒还不忘旧，故又将他姑舅哥哥收买进来，把家里一个女孩子配了他。……目今晴雯只有这一门亲戚，所以出来就在他家。（第77回）

晴雯并不是荣国府那些“得用”的大丫头们一伙的。鸳鸯在与平儿讲到少时伙伴时，所说“从小什么话儿不说，什么事儿不作”的“十来个人”（第46回）中，并不包括她。晴雯十岁出头，才由赖嬷嬷“孝敬了贾母使唤”，她死时只有十六岁，如此算来，到荣府最多六个年头，贾母把她送到宝玉身边至多不过三四年光景。她的来历和性格，使她成为大丫头群中独往独来、不大合群的人。晴雯受到贾母的赏识，又将她赏给了自己的爱孙。

显见得，“老祖宗”在为孙子选“跟前人”时，与媳妇王夫人的眼光是不同的。直到“老祖宗”被告知，晴雯“比别人分外淘气”，并得了“女儿痍”被“送”出大观园后，也还是甚念晴雯的好处，“晴雯那丫头，我看他甚好，怎么就这样起来，我的意思是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，将来只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唤得……”（第77回）。“老祖宗”的择人显然是注意到了晴雯做奴婢的“才貌双全”，孙子对这选择是满意的，晴雯很快成为宝玉在怡红院中的得用之人。但老祖宗的这一选择，却真真是害了晴雯。因为在王夫人这位尊佛眼里，“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、麝月，这两个笨笨的倒好”（第74回）。她把儿子身边的漂亮丫头都视为“妖精”，在务必清除之列。抄检大观园时，怡红院中被王夫人遣走的丫头是最多的，且都是最漂亮的，如晴雯、芳官等。贾宝玉是贵族之家的同辈人中的“凤凰”，怡红院里有一大群侍候他的嬷嬷、婆子、丫头。有名有姓的，就有十几个，袭人、麝月是贾宝玉身边管生活的两个大丫头，晴雯地位比较特殊，虽不大管宝玉的日常生活，位置却不低，有时甚至排名麝月之前。在这贵族之家中等级森严，丫头自有丫头的严格规矩。怡红院的丫头也分三六九等，多数是在外面侍候，不要说到宝玉身边侍候，甚至连宝玉的房间都进不去。如小红，贾宝玉就不认得她是自己怡红院里的人，小红说：“认不得的也多，岂只我一个。”而大丫头们是不容小丫头走近宝二爷的。小红因给宝玉倒了杯茶，便被秋纹、碧痕一通唾骂，就连贾宝玉想叫小红使唤，也不得不考虑：“若要直点名唤他来使用，一则怕袭人等寒心，二则又不知红玉是何等行为，若好还罢了，若不好起来，那时倒不好退送的。”（第24回）

无论是在贾母或是宝玉房里，晴雯都并不是侍候他们饮食起居的贴身奴婢。否则，每日晨昏定省的王夫人，哪能从未见过她的面！在小说里，晴雯的出场是在宝玉从梨香院探望宝钗归来：

……只见笔墨在案，晴雯先接出来，笑说道：“好，好，要我研了那些墨，早起高兴，只写了三个字，丢下笔就走了，哄的我们等了一日。快来与我写完这些墨才罢！”宝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，因笑道：“我写的那三个字在那里呢？”晴雯笑道：“这个人可醉了。你头里过那府里去，嘱咐贴在这门斗上，这会子又这么问。我生怕别人贴坏了，我亲自爬高上梯的贴上，这会子还冻的手僵冷的呢。”宝玉听了，笑道：“我忘了。你的手冷，我替你握着。”说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，同仰首看





绛云轩 《李菊仙石头记画册》

门斗上新书的三个字。（第8回）

从这第一次出场，可看出晴雯性格爽朗，言语率直，也可看出怡红院中的这对主仆关系十分融洽。其后，作者通过她跟宝玉闹的一场几乎被“放”出怡红院的“别扭”，突出地刻画了她“嘴尖性大”，对谁也不买账的倔强个性：

……宝玉心中闷闷不乐，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。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，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，将股子跌折。宝玉因叹道：“蠢才，蠢才！将来怎么样？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，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？”晴雯冷笑道：“二爷近来气大的很，行动就给脸子瞧。前儿连袭人都打了，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。要踢要打凭爷去。就是跌了扇子，也是平常的事。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、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，也没见个大气儿，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。何苦来！要嫌我们就打发我

们，再挑好的使。好离好散的，倒不好？”宝玉听了这些话，气的浑身乱战，因说道：“你不用忙，将来有散的日子！”

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，忙赶过来向宝玉道：“好好的，又怎么了？可是我说的‘一时我不到，就有事故儿’。”晴雯听了冷笑道：“姐姐既会说，就该早来，也省了爷生气。自古以来，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爷的，我们原没伏侍过。因为你伏侍的好，昨日才挨窝心脚，我们不会伏侍的，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！”袭人听了这话，又是恼，又是愧，待要说几句话，又见宝玉已经气的黄了脸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，推晴雯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，原是我们的不是。”晴雯听他说“我们”两个字，自然是他和宝玉了，不觉又添了酸意，冷笑几声，道：“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，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！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，也瞒不过我去，那里就称起‘我们’来了。明公正道，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，也不过和我似的，那里就称上‘我们’了！”袭人羞的脸紫胀起来，想一想，原来是自己把话说错了。宝玉一面说：“你们气不忿，我明儿偏抬举他。”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：“他一个糊涂人，你和他分证什么？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，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，今儿是怎么了？”晴雯冷笑道：“我原是糊涂人，那里配和我说话呢！”袭人听说道：“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，是和二爷拌嘴呢？要是心里恼我，你只和我说，不犯着当着二爷吵；要是恼二爷，不该这们吵的万人知道。我才也不过为了事，进来劝开了，大家保重。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。又不像是恼我，又不像是恼二爷，夹枪带棒，终究是个什么主意？我就不多说，让你说去。”说着便往外走。宝玉向晴雯道：“你也不用生气，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。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发你出去好不好？”晴雯听了这话，不觉又伤心起来，含泪说道：“为什么我出去？要嫌我，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，也不能够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何曾经过这个吵闹？一定是要你出去了。不如回太太，打发你去吧。”说着，站起来就要走。袭人忙回身拦住，笑道：“往那里去？”宝玉道：“回太太去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好没意思！真个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？便是他认真的要去，也等把这气下去了，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。这会子急急的当作一件正经事去回，岂不叫太太犯疑？”宝玉道：“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。”晴雯哭道：“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？饶生了气，还拿话压派我。只管去回，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。”（第31回）

